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饒宗頤著

中印文化關係史論集 語文篇

—— 悉曇學緒論 ——

中印文化關係史論集・語文篇

—— 悉曇學緒論 ——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饒宗頤著

中印文化關係史論集——語文篇

—— 悉曇學緒論 ——

中印文化關係史論集・語文篇

——悉曇學緒論——

著 者：饒宗頤

責任編輯：林道羣

封面設計：洪清淇

出 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發 行：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承 印：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嘉業街十號十二樓

出版日期：一九九〇年四月初版

國際統一書號（ISBN）：962·04·0806·3

前 言

中國語言學受到外來刺激有二個時期：一是東漢末印度梵學傳入時期，一是十八世紀西方語言學正式輸入時期，前者一向爲人所忽略，王力著《中國語言學史》只論次後者，在第四章列爲“西學東漸期”，而沒有前者。主要原因由於向來一般學人認爲悉曇學在華盛行要在唐代開（元）、貞（元）密教流傳以後，是時智廣始著《悉曇字記》。不知悉曇的輸入，從北涼時起，曇無讖首次翻譯《大涅槃經》，其中有《文字品》，印度字母即已爲僧徒所鑽研，逐漸引出種種論說，河西法朗已有“明合十四音爲‘肆曇’字名”之語，“肆曇”即是悉曇。北方澤州慧遠所傳的《悉曇章》是三十六章，與後來之十八章不同，此悉曇之北學也。《大涅槃經》南朝亦有新譯本，以劉宋時謝靈運爲首，世稱爲南本。大謝著《十四音訓》，書雖不傳，見於日僧安然引述者多條。嗣後南朝僧衆，講論是經必涉及《文字品》，對於十四音，人各執一說。至梁武帝天監十一年，注《大

品般若》，其書合目錄共得一百一卷，親爲製序，龐然巨帙，可惜淪於劫灰，然其遺說幸日僧猶有記錄，知彼對於印度語文，修養湛深。故知悉曇之南學，在當日亦曾燦爛一時。汴宋學者，論“反切之學，自西域入中國，至齊、梁間盛行，然後聲病之說詳焉。”（陳振孫《書錄解題》）鄭樵《通志略》倡之，其說蓋是，而人多懵焉。在周顒“切字”之前，謝靈運《山居賦》自注中著語不少涉及反切。謝固深於梵語者。而永明以前，僧宗已稱“善用宮商於十四（音）爲一切字本，是爲悉曇。”已提及悉曇一名。反切之產生分明是受到梵文字母之影響，王力亦贊同此說，奈彼未究心悉曇之學，故無所論列。竊以爲欲談漢語學史，必增入“梵學輸入時期”一章，在韻書萌芽之前，方符合歷史事實。本編所集論文，或可爲王書補此一缺口。其中論鳩摩羅什《通韻》與《文心雕龍·聲律篇》與十四音問題諸篇，美國華盛頓大學David R. Knechtges教授已加以英譯，復得Roy Andrew Miller爲之增注梵語資料，相得益彰。中古漢語與梵學交流所孕育輝煌之成果，從此得以表襮於世，大有裨於漢學之研究。因併著其事，爲讀者告焉。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饒宗頤於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目次

前言	i
尼盧致論 (Nirukta) 與劉熙的《釋名》	1
印度波爾尼仙之圍陀三聲論略	
——四聲外來說平議	11
論悉曇入華之年代與河西法朗之“肆曇”說	23
梵語 R、Ṛ、L、Ḷ 四流音及其對漢文學之影響	29
鳩摩羅什《通韻》箋	39
北方澤州慧遠之《悉曇章》	61
《文心雕龍·聲律篇》與 (鳩摩羅什)《通韻》	
——兼談王斌、劉善經、沈約有關諸問題	66
《文心》與《阿毗曇心》	91
唐以前十四音遺說考	97
慧琳論北涼曇無讖用龜茲語說十四音	113
馬鳴《佛所行讚》與韓愈《南山詩》	118
從“談變”論變文與圖繪之關係	123
《禪門悉曇章》作者辨	138
𑖀字說	143
南戲戲神咒“囉哩嚩”之謎	154
後記	165

尼盧致論 (Nirukta) 與劉熙的《釋名》

世界上有關訓詁學的最古著作，除我國《爾雅》一書以外，要算印度 Yaska 的 *Nirukta* 了。《爾雅》寫作年代，尚難十分確定，陸德明稱《釋詁》一篇周公所作。毛公作《詩詁訓傳》，多同於《爾雅》。《漢舊儀》記漢武帝時立博士，舉曉古文《爾雅》者爲之。《漢書》記平帝時徵通《爾雅》者詣公車。其成書及通行最遲必在西漢時。至於 *Nirukta* 則一般印度學人考證已定其年代爲 700B.C.，在孔子、釋迦之前，早於希臘之泰里士 (Thales)，柏拉圖 (— 427)，更無論矣。

Nirukta 一書，原爲 *Nighantu* 的注釋。

陳真諦譯《數論》題爲《金七十論》，卷上提到《尼祿多論》(《大正》冊 54 頁 1251)，即是此書。

唐初玄應的《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三(在《攝大乘論》第五卷第一條)言及“尼撻荼”一名，云：

尼撻荼書，此集異名書也，如一物有多名等。

玄應於貞觀十九年起，從玄奘在弘福寺、大慈恩寺譯經。他精通梵典，必嘗讀過此書，故提及其名。“尼撻荼”正是 Nighaṇṭu 的譯音。《翻譯名義大集》5051 婆羅門經名下 Nighaṇṭu 解云：“音聲相合，韋陀之語彙”則目之爲字彙。

在漢譯的釋氏書籍中，又有高宗永淳二年（683）中印度沙門地婆訶羅（Divākara）在太原寺歸寧院譯出的《方廣大莊嚴經》，在該書卷四有云：

佛告諸比丘……種種雜藝，無不通達。善：鷄吒論、尼建圖論、布羅那論、伊致訶娑論、韋陀論、尼盧致論、式義論、尸伽論、毗尸伽論、阿他論、王論、阿毗梨論、諸鳥獸論、聲明論、因明論。人間一切伎能及過人上諸天伎藝，悉皆通達。（《大正》3，本緣部，頁564）

這裏列出一張婆羅門的書單，韋陀即 Veda，《布羅那論》即 Purāṇa，《伊致訶娑論》應是 Itihāsa，皆顯而易見的。（其他式義即 śikṣā，毗尸伽或即 Viśvakha，阿他論即 Arthaśāstra，王論即 Rājāśāstra。）《尼盧致》分明即 Nirukta，《尼建圖》即玄應書中《尼撻荼》的異譯。可見在印度民間傳說，佛陀本人，亦能通曉 Nighaṇṭu 和 Nirukta。在古代印度，第一階級婆羅門必受嚴格的教育，背誦吠陀經典。吠陀學有六肢（six vedāṅgas）即①語言學（śikṣā）②禮書（kalpa）③文法（vyākaraṇa）④文字學（即語原學 Nirukta）⑤音律（chandas）⑥天文（Jyotiṣa），《尼盧致》是婆羅門必修科目之一，並非冷僻的書本。（古印度人必修科目，可參看 R. K. Mookerji: *Ancient Indian Education* P.381: “Pre-Buddhist Brahmanical Ascetic Orders”，1951.）

《尼建圖》及《尼撻荼論》對於中國人比較生疏，但在印度文化史上地位非常重要，其書盡人皆知。有關此二書的常識，

詳細可看《印度的文化遺產》(*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India*) 第 15 篇: The Vedāṅgas 第 16 Yaska and Pāṇini 二章。

《尼捷荼》書原分五章，第一章至第三章是一個同義字表 (synonyms)，梵稱為 Naighaṇṭuka Kāṇḍa，第四章是同音異義字 (homonyms)，第五章是諸神名字。首章共十七項，每項只舉出其異名，而在末尾作一結語統計得若干字，茲據一九四〇年印度 Poona 印行 V. K. Rajavade 編訂的 yāska's Nirukta 的梵文原本，摘錄如下，以見一斑：

- | | |
|-------------------------------------|------------------------------------|
| (1)地 (pṛthivi) 共 21 名 | (2)金 (hiranyam) 共 15 名 |
| (3)大氣 (antarikṣam) 共 16 名 | (4)天、日 (āditya) 共 6 名 |
| (5)光 (Raśni) 共 15 名 | (6)地域 (diśad) 共 8 名 |
| (7)夜 (rātriḥ) 共 23 名 | (8)朝 (uṣaḥ) 共 16 名 |
| (9)日 (ahah) 共 12 名 | (10)雲 (megha) 共 30 名 |
| (11)言語 (vāc) 共 57 名 | (12)水 (udaka) 共 101 名 |
| (13)河 (Nadi) 共 37 名 | (14)馬 (āsvaḥ) 共 26 名 |
| (15)諸神車駕名 (ādiṣṭopayojana) 共 10 名 | (16)照耀 (Jvalati karmāṇaḥ) 共 11 名 |
| (17)光 (Jvalataḥ) 共 10 名 | |

Sköld 稱《尼捷荼》只是首章之名，本為“詞匯表” (vocable) 的同義字，以後再用之以包括後面二章。今觀玄應解釋，《尼捷荼》為集異名的書，正可證明此說。《尼捷荼》首章，和《爾雅》的《釋詁》很相似。這些同物異稱的來源大抵出自四吠陀經，《尼捷荼》書的作者很難確定，諒非出自一人之手，實為累世之業績，在 yāska 時代必已有不止一種梨俱吠陀的 Pada text (śākalya 著) 存在，yaska 得以充分利用。(參 B. Bhat-tacharya 著: *Yaska's Nirukta*, 1958)

至Nirukta (尼盧致論)一書,共分十二章(adhyāyas),現通行有Lakshman Sarup的英文譯本(*The Nighaṇṭu and the Nirukta*, 1962年,印度出版)前有長序,討論此書在語源學(Etymology)上的貢獻甚詳。

《尼盧致論》首章至為重要,先論文字有四大類:一名詞,二動詞,三前置詞,四虛字。至今巴利文法家並不從西洋觀點分為八類,仍照着這個習慣,區分文字為四類。

尼書最重要理論是採用śakatāyana的名詞生於動詞(nouns are derived from verbs)之說,以之作爲語源學的信條,他說:

If all nouns are derived from verbs, every person who performs a particular action should be called by the same name, i.e. whoever runs on the road should be called runner (āśva, horse)……

Moreover, substantives (體詞) should be named according to the regular correct grammatical form of a verb, so that their meaning may be indubitable, e.g. puruṣa (man) should be take the form of puri-śaye (city dweller); āśva (horse) of āsta (runner); trṇam (grass), of tardanam (pricker). (原書1,12、13)

Sarup在解說《尼盧致論》中語源學的原則,指出Yaska對於語言的基本見解是認為所有的字都可以縮減至它的最原始要素,是爲語根(roots)。他強調每個字可以追溯到它的原來的語源,但須掌握若干法則,如果欲給予文字在語源上的說明,必須明白它的重音(accent)和文法形式的規律,以求其與語根的修飾取得一致。Yaska認為accent(重音)很是要緊,在某種情形下,必須與文字意義符合,方能避免不勻稱的情形

發生。其次是如果重音及文法的形式不能夠正常，換句話說即是不能和語根符合時，亦可從字義方面，盡力注意其相近似的地方，如無形式上的類似，則可從單獨字母或音節之類似上加以探索。第三追溯語源唯一條件必和“字義相應”（word is accordance with the meanings），質言之，其音同則語源亦必同。（見N. 11,7）可見Yaska不但從同音、同義去追溯語源，而且注意及重音和文法上的規律。他評論他的先進Śaka-tāyana所舉出的事例，有時不免疏忽（N. 1,14），尤其孤立的單字在缺乏上下文理（context）上的智識時即難以知其字原之正確涵義。

尼書解說《尼捷荼》字表上的同義字與同音字等，雖然不是每個字都給以字源上探究，但却提出若干新解，最重要的是確立由動詞推求名詞的法則，在文字學上充分應用的必要性和價值，這對於後來的語義學（semantics）奠定相當基礎。尼書一共求出1158個語源（derivation），近世學者從印歐比較語言學加以審查，認為有762個較為原始的，有199個可以完全予以接受，如王rāja—√rāj（to shine）印歐reg. Lat. rex.即其一例。印度Siddheshwar Varma在所著《Yaska的語源學》一書，對此問題曾作過詳細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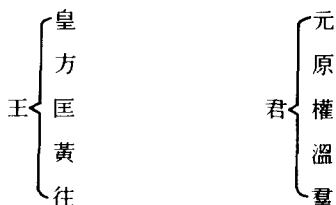
Sarup 在從 Semantics 的立場申明尼書的重要性，說道：

although all nouns are derived from verbs, the choice of name with reference to a particular action is made by nature (svabhāvataḥ) or it may be that the choice is made by the law of special action.

必須取其特別動作來說出該字得名取義的所由，如語根 dhatuh（root）一名即取自 dhā（to put），表示有“得自”之義；又如牛虻 Damsa，即取自 damś（to bite），因為虻是能咬人

的，這是Yaska書中兩個著名的例子。（N. 1,20）

返觀我國西漢時候，已盛行聲訓的方法。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深察名號篇》曾揭出兩個例子，解說王及君兩號各有五科：



他注意被解釋之名號具備的作用，都是採用同音字或音近字的動詞和形容詞來加以解說。其後緯候家及經今文學家都喜歡這種聲訓說字的方法。到了東漢末，遂有劉熙撰作這一部《釋名》，全面性的以聲音相同的動詞來探討名詞的根原之字原學（etymology）性質的著作。

據劉熙自序稱：“夫名之於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叙其指歸，謂之《釋名》。”他撰寫這書的目的，正是推究天地間形形色色各物名的來歷。質言之，欲探索其命名的含義，這與《尼盧致》一書的方法和目的，並無二致。

劉熙不聞其懂得梵文，他所掌握的利用同聲的語根以動詞解說名詞的法則與Yaska基本上沒有什麼差別，這只能說是思想的暗合。但劉熙的時代正是佛教輸入漢土的初期，這時期從天竺來的高僧，像中天竺的曇柯伽羅（法時）善學《四圍陀論》，魏嘉平中至洛陽。東天竺的維祇難，喜奉異道，以火祠為正，黃武三年至武昌。（俱見《高僧傳》卷一）這輩必是婆羅門出身。佛行傳像《普曜經》亦於是時傳入中國，三國已有蜀地的譯本，佛陀本人能曉得《尼建圖論》與《尼盧致論》，一般僧

衆亦耳熟能詳。

劉熙一度遷居交州，這個問題經過許多人研究，已是不易的事實，（把清人對劉熙各種考證作總結的論文，有日本小林俊雄著《關於劉熙的事迹》，最爲詳盡，見廣島出版的《支那學研究》第十五號）《釋名》書中還有本證，像《釋飲食》章中提及“蒼梧”地名。他復有時談及一些外來習俗，如下面“耳璫”一條云：

穿耳施珠曰璫，此本出於蠻夷所爲也。蠻夷婦女輕謠好走，故以此琅璫錘之也，今中國人效之耳。（釋首飾15）

耳璫原是佛家的寶莊嚴具品，所謂“寶頭耳璫”。（見《大方廣莊嚴經》4，大正，3，頁558）《釋名》這條耳璫的文字在慧琳《音義》及希麟《音義》二書徵引，至十七次之多，足見很受到釋氏們之重視。

這時的交州，一方面是人們避亂的安全地區，亦是中、印文化接觸的緩衝地帶。牟子便在交州寫出《理惑論》，正可說明這一事實。劉熙在交州，許多人從他問學，如程秉、薛綜，都是交州太守士燮的官吏，康僧會亦嘗住交州，劉熙很可能和一些通曉梵書或信仰佛教的人們接觸。Nirukta是六吠陀分之一，爲初學梵書必修的課程。從 Śakaṭāyaṇa、Yaska 以來已很盛行研究字源，以動詞解釋名詞的方法。意者劉熙在耳濡目染之下，也許得到一點啓發，亦未可知。他能擴大董仲舒以來聲訓的方法，全面運用以動詞（或形容詞）解說名詞的法則，去解釋一切的物名，這該是一樁極了不起的工作。

關於《釋名》的研究、重要的著述、稍涉獵訓詁學史的，盡人皆知，無庸多贅。清代學人做出了很多的業績，自顧廣圻以至楊樹達的著作，都致力於分析條例，不出一般整理訓詁形式的窠臼。西人有 N. C. Bodman（著 *A Linguistic study of*

Shih-ming, 1954) 和 L. M. Serruys (著 *Notes on the study of Shih-ming*, 1958, 載 *Asia Major* 6, 137—199) 二家，都從語言學的角度，利用這書去考察漢代的語音現象。其實《釋名》不僅是一部講聲音的專書，它應該是語義學 (semantics) 的名著。劉熙的方法與 Yaska 完全相同，他的《釋名》，可以說是中國的 Nirukta。這兩部書在遠東可以說像是二顆訓詁學的牟尼珠，在不同的地方先後互相輝映。可惜印度學者只曉得把 Yaska 和柏拉圖的看法作不必要的比較，而不知拿它來和劉熙的著述作一衡量，而中國學人則對梵學完全隔膜，向來訓詁學家對於 Yaska 這部在世界語言學上引起極大波瀾的劃時代巨著，從無一語道及。現在試提出這篇，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本文之作，有下面三點用意：

- (1) 希望訓詁學者，放開視野，勿局限於本國資料。
- (2) 介紹一點印度最古的訓詁書。
- (3) 運用比較方法，取他人之長處作為我們的借鏡。

參考書目：

1. V. K. Rājavade 編：Yaska's Nirukta, Poona, 1940 Bhandarkar 《東方研究所叢刊》A: 7.
2. B. Bhattacharya: Yaska's Nirukta & the science of Etymology, Calcutta, 1958.
3. Siddheshwar Varma: The Etymologies of Yaska, India, 1953.
4. L. Sarup: The Nighaṇṭu & the Nirukta, Delhi, 1962.
5. R. K. Mookerji: Ancient Indian Education, Brahmanical and Buddhist, Delhi, 1960.
6.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India, Poona, 1958.
7. N. C. Bodman: A Linguistic study of Shih-ming, 1954.

8. L. M. Serruys: *Notes on the study of Shih-ming, Asia Major* 6. 137 — 199, 1958.

9. 葉德輝：《劉熙事迹考》（觀古堂所著書第一集）。

10. 小林俊雄：《劉熙的事迹》（《支那學研究》15，廣島）。

（本文原載《中國語言學報》第2期，1984年12月）

又刊於日本川口久雄教授頌壽集《古典之
變容與新生》頁1190—1197。（明治書院印）

निघण्टुः (《尼鍵荼》梵文本)

प्रथमोऽध्यायः

हरिः ॐ ॥ गौः १ । ग्मा २ । ज्मा ३ । क्ष्मा ४ । क्षा ५ ।
क्ष्मा ६ । क्षोणी ७ । क्षितिः ८ । अवनिः ९ । उर्वी १० । पृथ्वी
११ । मही १२ । रिपः १३ । अदितिः १४ । इळा १५ । निर्ऋतिः
१६ । भूः १७ । भूमिः १८ । पूषा १९ । गातुः २० । गोत्रा २१ ।
इति एकविंशतिः पृथिवीनामधेयानि ॥ १ ॥

हेम १ । चन्द्रम् २ । रुक्मम् ३ । अयः ४ । हिरण्यम् ५ । पेशः
६ । कृशनम् ७ । लोहम् ८ । कनकम् ९ । काञ्चनम् १० । भर्म
११ । अमृतम् १२ । मरुत् १३ । दन्त्रम् १४ । जातरूपम् १५ ।
इति पञ्चदश हिरण्यनामानि ॥ २ ॥

अम्बरम् १ । वियत् २ । व्योम ३ । बर्हिः ४ । धन्व ५ । अन्त-
रिक्षम् ६ । आकाशम् ७ । आपः ८ । पृथिवी ९ । भूः १० ।
स्वयम्भूः ११ । अध्वा १२ । पुष्करम् १३ । सगरः १४ । समुद्रः
१५ । अक्षरम् १६ । इति षोडश अन्तरिक्षनामानि ॥ ३ ॥

स्रः १ । पृथ्विः २ । नाकः ३ । गौः ४ । विष्टप् ५ । नभः ६ ।
इति षट् साधारणानि ॥ ४ ॥

खेदयः १ । किरणाः २ । गावः ३ । रश्मयः ४ । अभीक्ष्वः ५ ।
दीधितयः ६ । गभस्तयः ७ । वनम् ८ । उस्त्राः ९ । वसवः १० ।
मरीचिपाः ११ । मयूखाः १२ । सप्त ऋषयः १३ । साध्यः १४ ।
सुपर्णाः १५ । इति पञ्चदश रश्मिनामानि ॥ ५ ॥

आताः १ । आशः २ । उपराः ३ । आष्ठाः ४ । काष्ठाः ५ ।
व्योम ६ । ककुभः ७ । हरितः ८ । इति अष्टौ दिङ्नामानि ॥ ६ ॥